



## 吴城锅盔香

■杨志军

离开吴城已近三年了，回忆起在那里工作、生活的点点滴滴，脑海里常常浮现出吴城的特色美食——锅盔。其突出特点就一个字：香。

我第一次吃吴城锅盔还是少时的事。那时，人们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吃上好馍相当稀罕。一天，姥姥与舅舅从外地来我家走亲戚，给我们带来一件神秘的礼物——一个又白又圆、又大又厚的“饼”，说是吴城锅盔。当时，面对这么大个儿的饼，我不知道咋吃。舅舅就将饼放在案板上，用刀切成相等的八块儿，分给我们兄妹，每人一块儿。我狼吞虎咽地把自己的一块儿吃下，心里暗暗称赞：还有这等好吃的馍！后又眼巴巴地望着那多余的两块儿。母亲说：“这两块儿吃晚饭时招待客人。”从此，我的记忆里就留下了吴城锅盔的印记。

从那以后，母亲每逢农历腊月二十三晚上就为我们兄妹烙锅盔。小时候，只要一进入冬季，我就盼望着过年，掰着手指数，算算离小年还有几天，因为那天可以吃上心仪的锅盔。到了农历腊月二十三当天，母亲早早地就和好面放在面盆里发酵。晚上，母亲就将案板搬到煤火炉旁开始烙锅盔。我们兄妹围着火炉眼巴巴地看着吃。那时，因细粮少，每次只能烙上一两个锅盔。烙好后，母亲会切成块儿分给我们吃。我吸取了第一次吃锅盔的教训，细嚼慢咽，生怕出现早吃完了、看别人吃着香而自己着急的窘态。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其实母亲那些年做的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吴城锅盔，只能称得上是“厚馍”。

那些年，除了小年晚上能吃到锅盔外，还能在父亲和哥哥外出拉煤时吃上要带的干粮——锅盔。那年月，家家户户都要到远方拉煤烤火过冬。因路途遥远、时间较长，十分辛苦。因而各家对外出拉煤的人都格外关照，总要想方设法做些好吃又易带的食品——大人能吃上好饭，孩子也能跟着解解馋。

父亲和哥哥将要出门拉煤，母亲便取出珍藏的一点儿白面，起早为他们烙锅盔。我和弟弟妹妹趴在被窝里偷偷地看。看母亲将面粉和成面团、做成面坯，然后放在铁锅里慢慢地翻。直到那诱人的香味飘出，钻到了我的鼻孔里，我才轻轻地喊一声：“妈——”其实，母亲早已看穿了我的心思，就一人切下一小块儿热锅盔递给我们。我们便心满意足地钻进被窝吃了起来，等吃完了锅盔，才进入香甜的梦乡。

后来，我离开了家乡，上了大学，

参加了工作，结婚成了家，很少再吃到锅盔了。尤其在母亲去世后，我很长一段时间基本不敢再吃锅盔，因为总会想到母亲。

2012年，因工作需要，我调入吴城镇工作。从此，几乎每天每顿饭都要接触锅盔。它以其面硬、酥脆、雪白、爽口而成为餐桌上的美味，久食不厌，远近闻名。

吴城锅盔入口酥香，有嚼头，深受人们喜爱。

纯手工制作锅盔须下一番功夫，要有专门制作锅盔的工具及程序——要用松木或柏木杠子挤压硬面团数百回。用松木、柏木是为了采其香气，反复挤压是缘于“面不压不筋、铁不锤不钢”的道理。将面一直压到光滑色润才好，然后将饼放在鏊子上烘烤。这时的功夫在勤看、勤翻、勤转即“三翻六转”上。只有这样，才能烤色均匀、洁白如雪，有半点儿烙痕。完成这些工序需近半个小时，这样制成的锅盔入口才越嚼越香，越吃越有味。

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吴城锅盔的制作技术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改火烤为电烤，改鏊子为电饼铛，从而大大提高了制作效率，也降低了劳动强度。一人能同时掌握四至五个电饼铛，每个电饼铛十多分钟就能烤出一个锅盔来。

吴城锅盔可以干吃，也就是掰成块儿送到嘴里或一口一口咬着吃，不用就菜就很香。就着菜吃那就更香了。特别是蹲在机关食堂一旁，一手端着一碗大锅菜，一手拿着一块儿锅盔，扒拉一口大锅菜随即咬上一口锅盔，吃起来那才叫绝配！我往往将菜吃完后用剩下的菜汤泡锅盔——把锅盔掰成一小块儿一小块儿放到菜汤里，不一会儿，汤汁被吸入锅盔，吃起来易嚼好咽，有点儿像西安的羊肉泡馍，解饥又解馋！每顿饭我会吃它个菜光馍净，既节约又饱腹，同时避免了馒头乱扔、菜汤乱倒。

吴城锅盔夹菜吃则别具一番风味。有一次，几位高中同学相约来看我，中午就餐时我们吃的全是吴城的特色风味：速炒绿豆芽、蘸汁豆腐、烧大青菜、爆炒猪肝，最后一盘回锅肉端上来时，店员随即端上一小馍筐锅盔。众人学着我的样子，拿上一块儿锅盔撕开，将回锅肉、豆腐、豆芽、猪肝等菜夹入其中，很快，菜汁也渗入锅盔里，吃起来特别香。大伙儿一边有滋有味地大口咬着、嚼着，一边啧啧称赞：吴城锅盔夹菜真好吃。自那以后，他们每次见我笑着说：还想去吴城吃锅盔夹菜！

现在，吴城镇加工制作锅盔的有十余家。他们有的还把锅盔、豆腐、粉条、回锅肉等贴上“吴城特产”的标签装入礼盒，方便人们馈赠亲朋好友；有的将产品送进了大型超市；还有的直接在网上销售，让吴城锅盔的香味飘得更远。

如今吴城沿街两行绵延数里有三十余家卖锅盔的，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每次只要路过，我就会驻足切上一块儿锅盔，再调一小碗热豆腐，悠闲地或站或蹲，就地解馋。吃完美味，再捎上一两个锅盔让家人品尝，满满的幸福感。

## 别样情怀

## 走进腊月

■邢俊霞

记忆的痕迹在心灵深处轻轻划过，留下一道道深刻的印记，有的明亮如新，有的暗淡模糊。花落的声音在想象中轻盈自在，它们一朵一朵地落在心灵的虚幻之所，唤起我对过往的怀念。

一年365天，日历一页一页被撕掉，仿佛在诉说着时间的无情。我们无法挽留时间，只能看着时间扇动翅膀在指间倏忽而过。去年这个时候，我刚低下头收藏了唐朝柳宗元的《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不料，抬起头，今年的每一朵雪花又在向我空投寒冬的消息，这才发现，腊月到了。

走进腊月，也就走进了风雪的世界。正所谓“腊七腊八，冻掉下巴”，刀子一样的寒风吹冷地吹向旷野，冷空气直往鼻子里钻，嘴里哈出的热气瞬间变成一团白雾。在腊月里，人们感受到冬天的严寒，但也不乏浓浓的亲情。

走进腊月，也就走进了家的港湾。风雪交加的天气，冷却了人们外出的热情，却挡不住游子归乡的脚步。每一个远离家乡的游子，都会在这时候生出对家人的思念和牵挂。那些美好的亲情记忆，是游子人生旅途中的宝贵财富。它是游子人生旅途中的宝贵财富。它是游子人生旅途中的宝贵财富。

他们像星辰一样，照亮前行的道路。回家，是他们唯一的念想，好像唯有故土的温度才能驱散这岁末的寒意，才能在风雨交加的日子里依然拥有面对生活坎坷的力量和勇气。

走进腊月，也就踏进了年的门槛。越往腊月的纵深处漫溯，空气中就越是弥漫着一一种特殊的味道，且越来越浓。那是年的味道，赶年集、挂灯笼、贴春联、放鞭炮；那是家的味道，是从腊八粥里飘出的香甜，是小年祭灶的庄重与虔诚，是除夕夜守岁的温馨与祝福，是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的期待与激动。

走进腊月，也就走进蜡梅的世界。蜡梅的世界是一首温暖的诗，是一幅淡雅的画。蜡梅的世界是一个充满希望和美好的世界，它让人们感受到生命的坚强不屈的力量。

走进腊月，也就走进了回忆的海洋。腊月带给我们无尽的遐思，那些曾经的日子、那些温馨的瞬间、那些美好的时光仿佛就在昨天，就在眼前。

走进腊月，也就走进了内心深处。记忆如同一部旧电影，一幕幕在脑海中回放。它是时间的印记，也是旅途中最宝贵的财富，提醒我们要珍惜生命的每个瞬间，珍惜生命中出现的每个人。

## 心灵漫笔

■李 季

无雪不成冬。在很多人心里，满城飘雪才算是冬天正式登场了。之前的冷空气、连阴雨，不过是雪的彩排。

已是深冬，还没有下一场大雪，大多是雨夹雪。细小的雪花夹杂在雨滴中，落到地面就不见踪影了。下得略久一些，花池里、墙角处，会留下薄薄的一层，不一会儿就消失了。下一场大雪，往往要等到冬至前后。变天之前的预兆是返暖，天气晴好，像是回到春天。人们纷纷晒被子、洗衣服，不等衣服干，寒潮就来了。冷风忽起，吹落了树上所剩不多的黄叶，吹起了女孩的长发和围巾，吹凉了孩子的手指，街上行人的衣服都厚了。

大朵大朵的雪花，在人们的翘首企盼里翩然而至。“皑皑轻趁步，翦翦舞随腰。”雪如漫天飞絮，洒向大地、洒向万物，回旋在空中、回旋在昏黄的灯影里。长街短巷，阶前窗台，皆被白雪覆盖。雪花虽无根、无枝、无叶，在装点世界方



国画  
雪梅精神

张新亮  
作

## 诗风词韵

## 像云朵一样自由

■苦 丁

守着一亩三分地  
我过起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生活  
盛夏，赤脚行走在田间小路  
一片蛙声里看稻穗扬花  
严冬，蜗居在书房里面  
一盏酥油灯下阅读圣贤  
农闲时，赶群羊到一亩三里地放牧  
我的羊生长得像棉羊一样轻、像雪一样白  
围着我啃食禾苗、小草  
乍看，像天上落下的云彩  
随风吹过来，吹过下  
一只只羔羊悠然自得

■程慧鸽

“咯吱咯吱”，这是脚踩在雪地上发出的声音。在我心里，这声音就是全世界最动听的乐曲。听到它，童年就飘到了我的面前。

童年的雪总是下得很大。有时候雪花好像读懂了我的心思，刚好赶在周末黄昏时开始酝酿一场雪事。起初雪花下得很小、很慢，稀稀疏疏漫不经心地飘洒。不一会儿，雪花开始变大变厚、变密变急，像一只只白蝴蝶轻盈地从空中飞向大地。这时大家都已经吃过晚饭，孩子不用顶风冒雪去上学，大人也不用出门干活儿，一家人可以悠闲地躲在屋子里，一边烤火一边想象着第二天早上地面上的雪该有多厚多白。

下雪时，我喜欢伸出胳膊，让雪花落在衣服上，让它在我身上多停留一会儿。我还常常找出家里的黑色衣服，接几片雪花，仔细端详。只可惜，每次它都迅速融化了。

刚记事时，家里做饭用的是煤火。做完饭，大人就用煤泥封火，然后在煤泥上用火锥扎一个小洞。封火后的煤火肚子还是温热的。那时穿的是妈妈亲手做的布棉鞋，下雪的时候我们姐弟常常会把棉鞋弄湿。晚上妈妈会把弄湿的棉鞋放在煤火灶边烘烤，早上醒来，棉鞋烤得既干爽又暖和。后来有了蜂窝煤，下雪时家人围炉烤火是记忆里最美好最难忘最惬意最幸福的特写。

烤火的时候我们喜欢用箬筒托起一把玉米粒来烤。家人一边聊天一边轻轻晃动箬筒让玉米粒受热均匀。院子里大雪纷飞，天地一片苍茫，雪被风吹到屋檐吹到地上。望着窗外白茫茫的雪，我会不由自主

## 漯河的雪

面却没有任何花能与之相媲美。不消多时，城市就被雪花打扮成了童话里的城堡。无雪不欢的孩子早就急不可耐地跑进雪地里堆起了雪人、打起了雪仗。也有人约上三两好友，在小酒馆或家中对着窗外的雪景把酒言欢。

雪后赏景，最宜去沙澧河风景区。大雪满覆河堤、亭榭及河边停泊的小船以及枝丫间的鸟巢，满目银装素裹。但耐寒的绿植仍探出一两片青青的叶子，甚或有忘了季节的月季花露出红色的一角，像极了小姑娘绯红的脸庞。冬天也不凋零的月季花在漯河随处可见。沙澧河没有结冰，依然有野鸭戏水，扑腾起一串浪花。对岸，暮然飞起一只白鸟，轻盈地飞过水面，消失在水天一色里。我喜欢河边傲雪的松、翠绿的竹，还有那高大的广玉兰，它们有不随季节而改变的本心和容颜。雪景里如果没有它们，那就没有了景，只剩下了雪。

沙澧河的雪后自然不是单调的白，除四季常青的树，还有各色石雕、石像、灯光、帆影及身

着五颜六色衣服的男女老少。近年来，沿河布置的彩灯更为漯河添了别样的美。各色灯光倒映在洁白的雪地上、倒映在平静的河水中，让人流连忘返。有家店铺门前的花盆里种满了盆蒜苗，在白雪的映衬下格外翠绿。这一定是懂得生活、知道自己织就绿色希望的老板——草和花冻死了，盆种不怕冻的。哪怕用蒜苗充当绿植，也不让花盆白白空置一冬。

一个冬季，漯河基本也就下一两场大雪。大寒过后，气温就开始回升。即使下雪，也没有了铺天盖地的气势。有时下着下着，太阳就穿破了云层。漯河的太阳雪总出现在春节前后，带来别样的祥和与喜庆。居民院内和街角的蜡梅随时可以看到，那芳香随着雪影一起浮动，恍惚让人觉得雪花是带着香气的。

河堤下有几株红梅。枝头的雪尚未消融，朵朵红梅已被不眠的河水叫醒，不等立春，就早早含雪绽放了。

## 雪落时

■王海涛

当漫天雪花飘落时，我感觉这雪来得既遥远又陌生。落雪的这一天，雪安静地飘舞着，仿佛从袖间舒缓而轻柔地飘落。田野、城市、乡村在这一刻浑然一体，天地一色。

雪，轻盈地跳着舞，好似从白居易《琵琶行》里的大弦中洒脱而出；又如同艺术大师手中的水墨丹青，渲染了寒江孤舟、妖娆了北国风光。雪，就这样温柔而娇羞地飘舞着。时而急促如飞沙，时而漫不经心如鹅毛，时而如蒙着面纱的新娘。

很多年前，年轻的我和她相约在大雪的林中聆听雪的声音。那纷纷的雪花扑簌簌飘落在静谥的林中。她着一袭白色的套装，“咯吱咯吱”地踩着雪穿过小河，像一只翩然飞舞的白鸽，悄悄落在我的身边。她没有拂去身上的白雪，对我莞尔而笑，我们就心有灵犀。默默伫立在飘飘洒洒的飞雪中，我和她静静地倾听这来自大自然的浅唱低吟。那美妙的旋律好似徐志摩笔下的一潭清泉，汨汨地流过彼此心间；又如满载一船的星辉，让我们的心在星辉斑斓中纵情歌唱。

时光飞逝，那年的雪早已消融。生活的忙碌和人世的沉浮中，很多年都不曾看到，也不曾再

有这样的闲情雅致去欣赏那雪之韵。当年的她早已成为我的妻子。看到这漫天的飞雪，不知道会不会勾起正在忙碌的她去静听飘雪的心事。我只有独自一人走进雪里。想着学校里的她此刻或许也会站在教室的窗前静静地看着室外的雪景，或侧耳倾听下雪的声音。因为我知道，大半生走来，我们一直都是心心相印的。

皑皑白雪已经覆盖了大地。河畔林间的小路，只有我独行过的一行深深脚印。雪，依然在漫天飞舞，沉淀着世间的浮华，掩盖着生活中的伤疤。此时此刻，呈现在眼前及心底的是祥和宁静、纯洁美丽。人间多少忧愁、多少磨难都在这样的场景中豁然释怀。不知不觉，视野开阔了，心胸也随着宽广起来。

极目远眺，天地相连，万籁俱寂。小河上的石桥和河边的建筑如玉砌成。这家乡熟悉的韵味已深深地镌刻进我的生命。我知道，冬天来了，春天的脚步也越来越近。

回忆犹如一幅帧泛黄的日历，在脑海里翻来覆去，又如一片片雪花在眼前纷飞。它无声地来，又无声地去。倏然，空气中飘荡着淡淡的烟火味，增加了年的味道。

下雪了，年的脚步也越来越近了……

## 雪之乐

■张秀红

雪如约而至。整个世界仿佛一夜之间化为仙子：轻纱为裙，衣袂飘飘；梨花入鬓，步摇点点。虽没有“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但还是一下子把我拉回童年的快乐时光。

小时候，冬天最盼望的是下雪。下了雪，二哥会在院中扫出一片空地，用短棒支起竹筛，在下面撒些谷子，再在短棒上系一条长绳，然后让我躲在屋里牵着。等鸟雀下来啄食、走到竹筛底下的时候，猛一拉便将其罩住了。通常是麻雀居多，其他的鸟儿极少。有时，捉来的麻雀总是被我拿来玩或暖手。爸爸和大哥总喜欢在院门两边各堆一个昂首的大狮子、在院内的枣树下盘一条飞龙、在桑树下堆一个雪人，还要团两把黑煤当眼睛、拿一根红萝卜当鼻子。最主要的，还是要让雪人活灵活现地手握一把大扫帚。有了它们的陪伴，单调的雪天我不会再感到无趣。

一夜的大雪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外面变成了一个粉妆玉砌的梦幻世界。第二天早晨，小伙伴们迫不及待地跑出家门。房子上、树上、地面上全是厚厚的雪。太阳出来，眼前就是白茫茫闪着银光的童话世界，整个乡野成了天然的游乐场，雪地里留下一串串深深浅浅的脚印和天真烂漫的笑声，震得树上的积雪都掉落了。

爸爸有一双崭新的黑色深筒胶鞋，常被妈妈放在柜子上面。大雪过后，我喜欢穿着它踩厚厚的雪。小小的我穿上它后，似乎整条腿都装了进去，一点儿都不用担心雪会钻进去。穿上胶鞋，我专拣雪最厚的地方踩，一脚下去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抬起脚便会出现两个深深的鞋印，鞋底的一道花纹都被清晰地印了下来。有时雪太厚了，踩下去后我竟然抬不起脚了，还要小伙伴帮忙拉才能从雪窝里拔出脚来。小伙伴们都羡慕我的胶鞋，到现在我还记得穿上它时那种骄傲的感觉。

## 雪从童年飘来

主走神儿：这会儿外面会不会有人在风雪中往家赶？鸟儿们也躲在温暖的窝里了吧？野兔还会在荒野里扒开积雪寻觅青草吗？

不一会儿，玉米粒受热膨胀，发出“啪啪”的爆裂声。再继续烤，它们就慢慢由金黄色变成棕色，最后“嘭”的一声炸开，变成一朵朵惹人喜爱的爆米花，浓郁的香味弥漫全屋。心急的我们总是等不到所有的玉米粒全部炸开花再吃，往往是炸开的一粒还没来得及向“同伴”打招呼，瞬间就被眼疾手快的我塞进嘴里吃掉了。那阳的爆米花没有添加任何调料，吃起来有一股浓浓的纯天然玉米香，让我回味无穷。

雪花飞舞时，我恍惚觉得它是从童年飘来，依然洁白、纯净。而我也从一个疯疯癫癫的小丫头变成了一个十几岁男孩的妈妈。童年和成年，似乎只隔了一场大雪的距离。

雪看似柔弱，实则坚强，小小的身躯能团结起来覆盖大地。每当我软弱、迷茫时，耳边就会响起那动听的“咯吱咯吱”声。这声音在我内心深处激荡着，鼓励我要坚强，不畏风雨一路前行。

下雪天，我喜欢和家人或好友坐在窗边，听雪、观雪、品雪，看书、赏花、喝茶，即使不说话也一样美好。窗外，雪扑簌落下，一点一点把喧嚣覆盖。室内暖意融融，三角梅开得正艳，娇嫩的花瓣呈现出透明的质感，颜色柔和，脉络清晰，恰似一只只红的、粉的蝴蝶翩跹落在枝头。我一恍惚：这红蝴蝶，是从童年那白蝴蝶似的雪花幻化而来的吗？